

耿
峥
★
著

孤独战士

一个被组织抛弃的独立团连长艰难而孤独的自我救赎
AN ABANDONED SOLDIER

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也要昂首挺胸地站在抗日战场上……

一曲由血泪与坚忍、勇气与信念谱就的抗日凯歌



著名导演**高希希** 著名编剧**盛和煜**
著名影视制作人**马中骏** 在中国电视剧“金鹰节”上给予积极评价

跌宕起伏、矛盾重重

**电视剧《潜伏》策划人
华明先生高度肯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孤独战士

一个被组织抛弃的独立团连长艰难而孤独的自我救赎
AN ABANDONED SOLDIER

耿
峥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战士/耿峥著.--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80729-871-7

I. ①孤… II. ①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2453 号

书 名: 孤独战士

著 者: 耿 峥

策 划: 文脉堂

责任编辑: 刘晓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北京市大兴区黄村卫星城东)

开 本: 700×1000 mm 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871-7

定 价: 24 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孤独战士

目录

CONTENTS

第1章	庙山遇险	/ 1
第2章	“失意”的爱情	/ 7
第3章	形同陌路	/ 11
第4章	救了原爱	/ 15
第5章	在敌营	/ 20
第6章	陈家谷血战	/ 25
第7章	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 30
第8章	处决	/ 33
第9章	孤独战士	/ 40
第10章	再回敌营	/ 46
第11章	原爱的爱情	/ 50
第12章	潜伏	/ 54
第13章	邂逅李芬	/ 59
第14章	战俘营	/ 65
第15章	谋划	/ 70
第16章	爱火燃烧	/ 73
第17章	张五常的出现	/ 80
第18章	出事	/ 87
第19章	格木的怀疑	/ 92
第20章	叛变	/ 95
第21章	暴动失败	/ 102

第22章	羞辱与柔情	/ 108
第23章	暴动	/ 114
第24章	大蒙山支队	/ 126
第25章	山林之虎	/ 131
第26章	大王庄	/ 136
第27章	遇袭	/ 138
第28章	酒醉人也醉	/ 141
第29章	小牛庄遇伏	/ 145
第30章	重返大王庄	/ 148
第31章	张五常的悔恨	/ 151
第32章	人质原爱	/ 154
第33章	人质交换	/ 159
第34章	肖营长的求爱	/ 163
第35章	离别	/ 167
第36章	重返黄庄	/ 171
第37章	重新审查	/ 176
第38章	处决	/ 181
第39章	无法证明	/ 184
第40章	铤而走险	/ 188
第41章	决战	/ 193
第42章	尾声	/ 208



第1章 庙山遇险

这是1940年的早春。在大蒙山区，一支身着八路军军服的队伍从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往军分区独立团所在地行走着。

这支队伍共一百来人，都打着背包，其中有十多个看上去很清秀的女战士，都是军分区刚成立的文艺队的队员，正随独立团政治部张五常主任去独立团演出。张五常来军分区开会，而军分区文艺队演出第一站就是独立团，他回去时就顺便带上了她们。除了文艺队队员外，其余的战士是独立团特务连程指导员带的一个排的武装。

队伍中唯一骑着马的就是政治部主任张五常。他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头，身体壮实，肤色较黑，嘴唇较厚，看得出从军之前做过农民或其他底层工作。但他的气质与表情显然有种军人的威严，目光不时表现出一种政工干部常有的锐利和优越感。他眼睛不大，但闪现着一种精明的光芒。

他的眼光时不时下意识地朝队伍中那个高个的漂亮女战士的背影瞟去。

那个女战士就是军分区文艺队队长李芬。她有二十二三岁，身材高挑，白皙的瓜子脸，眼睛很大也很漂亮，睫毛较长，眉毛如柳叶，梳着齐耳中长发。她穿着军服，扎着武装带，背着背包，显得英姿飒爽。这样的长相、身材、气质、皮肤，不要说在根据地，就是在大城市里，也是较打眼的。

她正兴致勃勃地边走边和身边的女战士刘兰聊着什么。刘兰也很漂亮，但显得娇小。

正是早春，虽然战争的烽火一次次烤灼过这片土地，但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美丽仍然在春天的季节、在战争的间隙，无遮无拦地绽放着。起伏的山岭上，刚刚冒出的绿意漫山遍野，如一层层铺开的绿色的云。间或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金黄灿烂，仿佛是这片土地粲然的微笑。杜鹃花、山茶花、迎春花一丛一丛悬挂在山顶，或点缀绿地，展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多彩多姿。群山起伏，流水潺潺。路边、山道上、悬崖缝中，鲜嫩的野草间，星星点点的野花不时探出头来，尽情呼吸着早春山野间新鲜的空气。

整个五分区都在大蒙山的东南方向。从五分区司令部到独立团，有九十多里的路程，走快一点，一天可以到达。

到下午，这支队伍已走了五十多里地。特务连的战士们还好，文艺队有人受不了了。娇小而漂亮的刘兰苦着脸对李芬道：“李芬姐啊，你去给那个什么张主任说一下吧，该歇息了！”



李芬眉头皱了一下，走出队列，跑到张五常面前：“报告张主任，大家都累了，想歇一下。”

张五常骑在马上定定地看着她，目光像被线牵着一样落在她的脸上，跟着是高耸的被军服绷着的胸部，跟着又挪开，不自在地哼了一下，道：“嗯，可以。”然后他对全体人员喊：“原地休息！”

全体人员都走到路边的草地上或大树下坐下，取下背包，开始休息。张五常牵着马走到李芬她们旁边的一棵树旁，把马缰绳系在树上。

“张主任，这边坐吧。”李芬挪开一个位置，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张五常微微有些矜持地走过去，在李芬旁边坐下。

“张主任，还有多远啊！”李芬问。

“只有小半天路程了！”张五常道。

“那敢情好，咱好几个同志脚都起泡了！”

“哈哈，行军打仗，这是常有的事哦！”张五常的语气有种居高临下的亲切。他跟着又问：“你叫李芬？”

“是的，张主任！”

“参加革命前做什么的？”

“学生，参加过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就和同学一道投奔根据地了。”李芬边说边打量他一下。

“出身什么家庭呢？”

“小工厂主家庭。”李芬的表情有些不自在了，她知道她的成分是个敏感问题。

“哦，出身不是很好。”张五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跟着用表扬的语气道，“但这样的出身，能参加革命，也不容易！”

李芬愣了一下，笑道：“张主任，家庭成分与抗日无关吧？”

“谁说无关？很有关系！”张五常略显严肃地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和抗日就是不够坚决！红军时期，肃反肃掉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

“张主任，您这是唯成分论！”李芬旁边的刘兰抗议。

“唯成分论不是错误！我们革命队伍，就是要讲成分、讲阶级！”张五常不快地看了她一眼。

“可是，据我所知，很多高级干部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呢！”李芬道。

“不要议论领导干部，这是自由主义！”张五常看了她一眼，有些不高兴了。

“我们不是乱议论，是在谈事情。”刘兰快言快语道。

“谈事情也要注意方式，要尊重领导，要虚心，不要动不动就顶嘴啊！”张五常表情严肃地说，然后一挥手，大度地笑道，“没关系，你们嘛，刚参加革命，多向老同志学习就可以了！”

李芬带着几分尊重的表情点点头。刘兰不服气地看了张五常一眼，不吭声了。

正说着，一阵枪声从远处传来。一个在山坡上放哨的战士从前面跑过来，向张五常报告：“报告张主任，大队日军发现了我们，正朝我们冲过来。”

张五常脸色一变，问：“多少人？”战士回答说有近二百人，应该是一个中队。张

五常赶紧喊：“快，准备战斗！程指导员！程指导员！”

看上去老实巴交、像个典型庄稼汉的程指导员迅速跑了过来，看了看旁边的庙山，对张五常说道：“张主任，这里离团部不远，我建议我们先爬上旁边的庙山山坡，在那里坚守，一面派人到团里去求救。”

张五常点头答应了。程指导员赶紧要身后一个战士骑上张五常的马，往团部送信，又对其他人喊：“快，上山去！”于是，全体战士及文艺队队员背起背包，朝庙山山坡上爬去。

张五常领着众人爬上山坡，令战士们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又命令李芬带文艺队队员躲到山坡后的小树林去。

“张主任，我们一起战斗，我们可以帮你们救助伤员！”李芬不同意。

“不用，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交不了差。服从命令，快走！”张五常的声音很严厉。

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带着呼啸声飞来，在前面爆炸了。刘兰吓得尖叫起来。程指导员冲着李芬喊：“快，到山坡后的树林里隐蔽去！你们要损失了，我们交不了差！”李芬只好领着文艺队队员们朝山坡后面的树林奔去。

日军已经奔到了山坡下。他们大多背着背包，看样子是一队过路的日军，正好撞见了张五常他们，想来捡个便宜。一个骑在马路上的日军中队长举着指挥刀，喊了一声：“进攻！”日军端着枪朝山上冲上来，刺刀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着寒光。

张五常下令：“开火！”战士们一齐朝山下开火。程指导员身边的一挺机关枪也“突突”地叫了起来。枪声响成一片，手榴弹在天空中划着优美的姿势飞向日军队伍。

冲在前面的日军有的被打倒，从山坡上滚下，有的被炸飞，但大多数仍然猫着腰气势汹汹地朝山上冲。与此同时，日军的迫击炮发出的炮弹在山坡上炸开。所幸战士们都趴着，炮弹对他们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山坡后的小树林里，文艺队队员们都坐在地上。由于不时有炸弹在林中炸开，有些女队员有些慌，搂作一团，脸色苍白。

李芬一面安慰着队友，一面焦急地看着在前面战斗的战士们。

一个受伤的战士退到岩石后，自己扯破军服给血淋淋的胳膊包扎着，因为不方便，显得有些吃力。李芬看见了，赶紧从旁边的背包里扯出一条白色的床单，撕成十几条，对其他文艺队队员道：“你们就在这里救护伤员，我到上面去！”说完，她拿着一把布条冲上去，帮那个战士包扎伤口。

刘兰和几个男队员也学着她的样子扯了些布条，跑到了阵地上。

山下，日军拼命冲锋。山上，不断有八路军战士被子弹打中。张五常一手拿着手枪，一面躲着子弹，一面喊：“狠狠打，不要让他们冲上来！”

忽然，他看见李芬正在给一个伤员包伤口，赶紧过来，急道：“李队长，你们怎么上来了？”

李芬道：“你们人不够，需要帮忙！”

“快下去！你们要出了事，我们怎么交差？”张五常喝道。

此时山坡上的枪声渐渐稀了。战士们的子弹越来越少，都有意识地省着子弹打。



日军趁这个机会渐渐冲了上来。这座山并不太高，约三十度的斜坡，要冲上来也是很容易的。

有两个日本兵冲上山顶，亮出刺刀，一下捅倒一个战士，立即有几个战士上前将他们捅倒。

又一个鬼子冲了上来，直奔正给一个战士包头的刘兰，明晃晃的刺刀朝那个受伤的战士捅来。刘兰呆呆地看着明晃晃的刺刀，脸色发白，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张口叫了起来：“啊……”斜刺里一个战士冲了过来，朝着鬼子捅去。鬼子扭过刺刀，与他格斗起来。又一个战士上前，两人夹击这个鬼子，将他干掉。

山下的鬼子挺着刺刀，以胜利者的姿态一步一步地逼了上来，脸上挂着自负与嚣张的表情。程指导员抓起一把长枪，挺着刺刀，大喊：“同志们，准备拼刺刀！”

就在这时，山下的鬼子忽然一片大乱。一个战士喊：“快看，鬼子自相残杀了！”只见山下，一支十来人的日军骑兵冲进日军阵营。领头的一个穿日军军服的“鬼子”左劈右砍，无人可挡。近处的鬼子不是被砍倒，就是四散逃开。

程指导员定定神，高兴地喊道：“那不是鬼子，是关连长他们！”

张五常也高兴地站了起来，喊：“妈的，关大河过来了！这小子，真是神兵天降啊！”然后他大叫：“同志们，快把鬼子打下去！”

山上的八路军都跳了起来，与冲上来的鬼子格斗。冲上来的鬼子见后面阵脚大乱，无心恋战，赶紧退了回去。

山脚下，率队冲进日军阵营的那队骑兵，是独立团特务连连长关大河带的一个班的战士。两天前，他奉命护送两位路过的首长去第四军分区。在路上，他们以白刃战消灭了一支遭遇的日军骑兵小分队，夺了他们的马，换上他们的服装，一路上畅通无阻。完成任务后，返回途中，在一个岔路口，他们遇见了张五常派往团部送信的那个战士，得知张五常及军分区文艺队在庙山上被围，就要那个战士去团部报信，自己领着古柱子等人径直朝这边杀了过来。

关大河看上去二十六七岁，身材魁梧，宽肩细腰，一望便知是习过武的人，方正的脸庞上，刮过又长出碴的络腮胡泛着青色的光。他表情沉静，挥动马刀，动作利落，一刀下去，不是砍倒日军，就是打落他们手中的枪，跟着再一刀下去，鬼子多半要被砍成两半。

被杀昏了头的日军很快意识到他们只有几个人，在中队长的指挥下，很快朝他们围了过来。

关大河挥刀杀在前面，所向披靡，一连砍翻好几名日军，直杀上半山腰。好在这山不高，坡不陡，骑马奔驰很是得力。

忽然，他身后传来班长古柱子的喊声：“连长，救救我！”

关大河回头一看，只见古柱子和两名战士被一伙日军围住，三人一面力战，一面呼唤关大河。就在关大河扭头这一刻，一个战士已经被捅倒在地。

关大河跳下马，对跟在身后的几个战士道：“把我的马牵上去。”那个战士张嘴要说什么，关大河吼道：“快去！”

那战士骑在马上，牵着关大河的马往山上奔去。其余战士赶紧跟着上山去。

关大河提着马刀步行着冲下山坡，挥刀直朝日军包围圈里杀去，接连砍倒了四个鬼子。杀进重围，他对古柱子喊：“古柱子，跟我来！”然后转身砍倒迎面朝他刺来的两个日军，杀开一条血路，直往山上冲去。古柱子和另一个战士背着枪，提着马刀，跟着他边杀边冲。迎面阻拦的日军，不是被砍倒，就是被杀散。

这场血战的情景，被山坡上的李芬、刘兰和全体指战员看到了。刘兰痴痴地看着关大河，嘴巴张得老大，惊讶地道：“天啊，这个人太神勇了，太英武了，简直就是三国时的赵子龙！”

程指导员看着日军朝关大河围过去，醒过神来，大喊：“快，掩护关连长！”战士们纷纷开枪，打散逼近关大河的日军。

关大河一行冲上山坡，山坡上的战士们欢呼起来。关大河看到了张五常，赶紧奔过来，敬礼道：“报告张主任，我们奉命送上级领导到四分区，完成任务归来，遇上你派出去报信的战士，前来营救了！”

张五常有些不快地问：“就你们几个？我的信使呢？”

“他去团部报信了，我们只是先来一步，大部队马上就会来的！”关大河道。

程指导员走过来，捶了关大河一拳，说道：“老关，你们来得真及时啊，再晚一分钟，我只怕要光荣了。”

关大河笑道：“你这家伙我知道，命长着呢。”

这时，山下又传来枪声。关大河看了看山坡下，对张五常道：“张主任，日军又要发动进攻了，我们准备战斗吧！”

张五常点头：“嗯！”

关大河挥手道：“同志们，进入阵地，准备战斗！”又命令身边的古柱子把缴获的战马都牵到后面山坡上，保护好。

山坡下，恼羞成怒的日军中队长挥舞着马刀，命令鬼子发动又一次冲锋。

关大河和程指导员趴在一处，用步枪射击。关大河他们缴获的日军骑兵的武器都发给了战士们，所以，战士们又多了些三八大盖和子弹。关大河弹无虚发，一连射倒了三名日军。

李芬冲到关大河旁，给刚受伤的战士包扎着流血的胳膊。她抬头，看见了关大河，冲他含笑点头致意，然后大方地说道：“你好，连长同志，我们是军分区新成立的文艺队，随张主任到独立团去作宣传演出的！”

关大河看着她，似在打量，又似在询问，目光里明显有种被她吸引住的光芒。他赶紧点头道：“欢迎！”跟着又朝下开枪。

日军加大了炮轰的力度。迫击炮弹频频飞了过来，山坡上炮声连连，泥土和弹片横飞。关大河下意识地转脸对身边的李芬说道：“注意躲敌人的炮弹！”但他却未看见李芬。

烟尘中，李芬正半弯着身子奔跑着，似乎要去救一个受伤的战士。

空中又传来迫击炮弹的呼啸声。关大河大惊，喊：“卧倒！”他扑了上去，一把将



李芬扑倒在地。一发炮弹在他们旁边爆炸。关大河身上落满灰尘，李芬被压在他的身下。关大河坐了起来，不快地叮嘱道：“不要乱跑，注意躲炮弹！”

李芬也坐了起来，惊魂未定。“谢谢！”她感激地说道，脸上现出一缕红晕。

“听见炮弹飞来的声音就快卧倒！”关大河说着就准备站起来。这时，空中又传来炮弹呼啸的声音。关大河再次大喊：“卧倒！”又把李芬扑倒在地。此时，两人正好面对面。

一发炮弹在前面爆炸，泥土朝他们身上像落雨一般盖过来。

爆炸过后，关大河没有起身。他的脸正对着李芬的脸，两人都睁着眼，近距离看着对方。关大河似乎被李芬的美丽及身上散发出的女性气息打动。他的目光有些痴呆，呼吸似停止一般。李芬也似乎被关大河的英武所打动。她的脸上泛起红晕，也有几分羞涩。她情不自禁地呆呆地看着关大河，仿佛有一根线牵着她的目光。

旁边，张五常扭头，正好看见了这一幕，不由愣住了，脸上现出不自在的表情，怒喝道：“关大河，敌人上来了！”

关大河醒过神来，意识到什么，赶紧起身。李芬也发现自己走神了，赶紧低下头，难为情地坐了起来。

忽然有战士喊：“我们的部队上来了！”

只见山下，田参谋长带的特务连主力冲了过来，与日军战在一处。

关大河站起来，跑到刚才射击的地方，捡起搁在地上的马刀，喊：“同志们！跟我上！”接着像老虎一样跳了出去。战士们纷纷朝山下冲去。关大河挥舞马刀，在日军中砍杀。血肉横飞之中，一个个日军成了他的刀下之鬼。

李芬呆呆地看着关大河拼杀的身影。刘兰过来，搂着她的肩：“李芬姐，那个英武的关连长，好像对你有帮助！”

李芬看着她：“怎么说？”

刘兰道：“刚才他救你时那个眼神，我看见了，那可是被爱神之箭射中后的目光！你好像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李芬瞪了她一眼：“乱说，我们就面对面，眼睛很自然都看着对方，你太自作多情啦！”

刘兰笑道：“嘻嘻，相信我的眼光吧！”

“去你的！”李芬使劲把她一推，瞪了她一眼，但脸上却有着不由自主的兴奋。

山坡下，日军已被消灭大半，剩下的日军撒开腿，拼命逃走。

这场战斗中，我方共消灭日军一百多名，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枝，光机关枪就有十多挺，迫击炮五架。一个鬼子的过路中队几乎被全歼。

第2章 “失意”的爱情

文艺队被顺利地接到了独立团团部所在地黄庄。一场被包围的邂逅战变成了一场胜仗，独立团刘团长很高兴，好好地表扬了关大河。他是打仗出身的，一直很欣赏关大河。政治部主任张五常也说了关大河的好话。张五常在红军时期一直从事保卫工作，对像关大河这样从国民党军队里过来的人多少有些成见。

这天早上，独立团团部驻地黄庄洋溢着一片清新热闹的景象。刚刚发芽的柳树、樟树织成一片柔软的薄薄的鹅黄色的云，缠绕、掩映着这座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这里住着团部及特务连。三个营住在其他的村子里。

此时，特务连战士们正在打麦场训练，文艺队的队员们也在操场上排练。

打麦场的南边一角，靠林子的地方，一群特务连的士兵齐整地坐在地上，李芬正在教他们唱《大刀进行曲》。她先问有多少人知道这支歌的来历，结果只有两个人举手。于是，她开始给战士们讲这支歌的来历：“这支歌最先是从二十九军唱起来的。1933年，二十九军参加了长城抗战，用大刀在喜峰口战斗中杀出了威风。一天晚上，二十九军两个团的弟兄们手持大刀，夜袭日军，砍得鬼子鬼哭狼嚎。”

她秀美的头发被微风吹起，露出白皙的颈脖，身材被勾勒得十分窈窕，美丽的脸蛋上，表情很是动人。刚刚给几个新战士训完话的关大河正好路过这里，看着她动人的样子，情不自禁地站在她身后，凝神静听。

“二十九军的大刀从此威名远扬，一夜之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就唱了起来！这支歌现在成了鼓舞全国人民斗志的歌。听说，你们关连长就参加了那次战斗！”李芬接着说。

关大河一愣，他没有想到李芬竟知道他参加过喜峰口长城抗战。

忽然，李芬似乎从面前战士们的目光中发现了什么，忙扭头，结果看见了关大河。两个人四目相对，脸都红了。

关大河有些慌乱地收回目光。李芬掩饰住羞涩，调整一下情绪，大方地笑道：“关连长，我正在给战士们讲喜峰口抗战，请你指导！”

“没有什么，你接着讲好了，我不打搅了！”关大河心里有些慌乱，红着脸赶紧离去。李芬看着他的背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一缕羞涩与喜悦映上脸庞，她下意识地又朝关大河的背影看了一眼，然后，扭转身来，开始教战士们唱歌。

没多大一会儿，张五常也背着手路过这里，李芬动人的身姿及专注的表情让他情

不自禁地停了下来。李芬扭过头来，看见他，对他礼貌性地嫣然一笑，又扭过头去，接着教歌。这一笑仿佛叩开了张五常的心扉，他走了两步，又情不自禁地回头看李芬，一副恋恋不舍的表情。他今年三十五岁了，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小饭堂里烧火的厨师，至今未婚。从第一眼看到李芬起，他就心动了。此刻，李芬脸上美丽的微笑，更让他有了触电般的感受。他想，也许这是李芬在向他示爱吧。

黄昏时，关大河正坐在村口的树林里看《水浒传》。他读过私塾，也喜欢看这些书，只是战事倥偬，没有多少时间看。不久前，他从刘团长那里借来了这本书，就忙里偷闲地看起来。

恰在这时，在村外小河里洗完衣服的李芬和刘兰走了过来，一下看见了他，就奔了过来。李芬与刘兰走近了，刘兰喊：“嗨，战神你好！”

关大河抬头，看见是她们两人，有些惊讶，赶紧站起来，微笑着招呼道：“是李芬队长和刘兰姑娘！”

李芬含笑问：“关连长，看什么书？”

关大河不好意思地笑道：“闲书，随便看看！”

刘兰伸手说：“咱们瞧瞧！”关大河把书递给她。

刘兰看到书的封面，叫道：“《水浒传》，你喜欢？”

关大河道：“小时候听过评书，现在才有机会看！”

刘兰以调侃的语气道：“我看过一点点，都是讲的武艺高强的英雄好汉的事。怪不得关连长一身武艺，不会是看这书学来的吧？”

关大河笑了，说：“不是，这是小说，不是武林秘籍！”

李芬“扑哧”笑了，亲昵地拉着刘兰的胳膊：“你这丫头，看小说也能学武艺？那你也看了一半，怎么没学到？”跟着，她惊讶地看着关大河：“你读过大学？”

关大河笑了：“没有，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

刘兰说道：“那你真是能文能武了，了不起！”

忽然，她眼珠一转，调皮地故意对李芬说：“芬姐，我看啊，只有关大河这样英勇英俊、能文能武的英雄才配得上你，你和关连长真是天生一对！”

李芬立刻红了脸，又羞又急，捂着她的嘴：“你个疯丫头，你乱说什么啊！”

关大河也愕然，似乎没料到刘兰会如此直接，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看看李芬，脸也红了，表情显得有些慌乱。

李芬抬起头，正好关大河也在看她，四目相对，一时都挪不开了。

李芬不好意思地挪开目光，对刘兰道：“那，我们不打扰关连长看书了。”

刘兰大大咧咧地说：“好啊，战神，您老人家就慢慢看好了，再见！”

李芬也含笑道：“关连长，再见！”她的目光里带着一缕温柔，飘然离去。

关大河愣愣地看着她们的背影。他似乎还在回味。跟着，他意识到了什么，嘴角露出幸福的微笑。他下意识地拧一拧拳头，把目光投向美丽的天空，似乎有天高地阔、生活无限美好的感觉。一阵微风吹来，吹动他的衣领，他显得玉树临风、春风得意。

他出身于黄河边的一个武师家庭，从小跟着父亲习武，也读过私塾。长城抗战爆发后，他背着父亲悄悄去投了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他的武艺与大刀杀出了威风。

后来，他担任了二十九军的连长。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一部被打散，他因受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老乡家中养好伤后，他没找到部队，正好遇见了开过来的八路军，就投奔了八路军，从班长做起，直做到特务连连长。因为他在二十九军待过，住过大城市，也见识过那些军官们谈恋爱，所以，对情感，对爱情，比一般的农村出去的八路军干部、战士要开通一些，至少要懂些浪漫与风情。

黄昏的邂逅让关大河内心躁动了，第二天心事重重地想了一天后，他决心向李芬求爱。第二天晚上，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和自己住在一个房里的搭档——程指导员，说自己喜欢上了那个李芬，想托他去做媒。程指导员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出身的干部，听了他的想法，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关大河竟然敢去向李芬求婚。关大河一表人才，武艺高强，打仗勇敢，这都是事实，可是，这和找老婆，特别是找李芬这样的老婆是两回事。首先，像李芬这样的大城市过来的美女，全军区都数得上的大美人，在女人稀缺的部队里，不知有多少人盯着，哪里会轮到他关大河一个小小的连长。其次，部队里是有“二五八团”规定的，也就是二十八岁以上，五年党龄，团职干部，才有资格结婚，光这一条，关大河就会被卡下来。他居然敢……

可是，感情如脱缰的野马的关大河已经失控了，他坚持要程指导员去做个媒，理由是：反正心里面很难受，不如试一下，成就成，不成呢也好死心。至于“二八五团”的规定，他相信如果两个人相爱，上级组织会考虑的，至少刘团长会帮他说话的。

程指导员被他说动了，看在老搭档的面子上，答应第二天帮他求婚。

第二天，关大河带特务连出去拉练了，程指导员受关大河之托留在黄庄为他做媒。

他找到文艺队住处，里面的刘兰说李芬被政治部张主任叫出去谈工作了。他又找到张五常的住处，警卫员说他在树林子里。他又往村口的树林子里走，结果与刚从树林子里走出回来回村子去的李芬错过了。

树林子里，程指导员发现张五常正悻悻地坐在石块上，一脸的闷闷不乐。他赶紧要闪开，但张五常已经看见他了，就叫住他。他硬着头皮笑嘻嘻地迎上来，边走边搭讪：“张主任，你，一个人？在这……”

张五常板着脸训道：“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们连不是在拉练吗？”程指导员吞吞吐吐，一时说不出话。

张五常不满地训道：“你这个同志，有话就说！对党也不忠诚老实？”

程指导员嘻嘻哈哈地说：“呵呵，没事，没什么事情！”

张五常从他不自然的表情里意识到了什么，认真说道：“程村同志，你怎么像做贼一样？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这……”

“你要不说实话，我处分你！”张五常喝道。

程指导员想了想，看了看四周：“这个，是这样的，我想给咱连关连长做个媒！”

张五常愣住了：“做媒？关大河？”

程指导员道：“是啊，关连长看上了李芬，托我帮他撮合一下。我听说你在约李队长谈话，就找过来了！”

张五常一愣，脸上现出极不自在的表情，但他很快控制了情绪，严肃地说道：

“你们这是胡闹嘛，不是有‘二八五团’的规定吗？怎么不遵守？”

“张主任，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我想他俩肯定成不了，所以帮他试试，也好让他死心嘛！”程指导员陪着笑。

张五常想想，点点头：“也有道理！”跟着板起脸，道：“不过，既然是不可能的事，就不要去试了！就是成了，组织上也不会批的！”

“这……那我咋回复关连长？”

“就说李芬不同意！”张五常恼火道，“这个女人眼光很高，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思想，她不会同意的！不会的！”

程指导员被他的表情给弄得有些害怕了，不再吭声。他不知道，张五常是在间接地发泄被李芬拒绝的怒火。刚才，张五常叫人约了李芬出来，说与李芬谈工作。寒暄几句后，他拿出一支钢笔，说要送给李芬，并希望和李芬结合，结果被李芬拒绝了。李芬说自己暂时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然后就离开了，落下张五常一个人生闷气。之后，就赶上程指导员来了，竟是给关大河和李芬牵线，这真让张五常气不打一处来。

看见程指导员在发呆，张五常用命令的口气说：“就这样说！我刚才和李芬谈了工作，也谈了她的个人事情，我了解她，现在我就代表李芬回答你：不行！”

程指导员愣了一下，看着张五常不容置疑的表情，挺了挺胸，道：“是！”

晚上，程指导员自然照张五常的意思回复了紧张不安又满怀希望的关大河，说李芬不愿意，不想谈个人问题。关大河不相信地瞪大了眼，跟着，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淡然道：“哦，知道了。”当晚，他一夜没有睡着，但头上蒙着被子，假装睡着了，不让程指导员发现。

第二天，张五常约关大河谈话。他开门见山地批评关大河道：“大河同志，你作战勇敢，武艺高强，这没得说，可是，有时爱犯点自由主义！”

“什么自由主义？”关大河有些不解。

“听说你对军分区文艺队的演员们有想法？”

关大河脸上现出一丝羞愧。他想可能是李芬把他找程指导员做媒的事往上报告了。他有些怨李芬：这样的事，你拒绝也就拒绝了，有必要告诉张主任吗？

“咱队伍上对结婚是有规定的，必须满二十八岁，正团以上，五年党龄才行。这也是纪律。在这上面，可不能搞自由主义啊！”张五常继续道。

关大河下意识地点点头。

“你以前在二十九军干过，国民党部队里的自由散漫的残余思想可要肃清哦！”张五常又道。

“张主任，”关大河正色道，“你放心，就算以前有想法，现在也不会有了！”

张五常不动声色地露出得意的微笑，跟着故作严肃地说：“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要随时克服头脑中的自由主义！”

关大河郑重地点头答应了。在他心里头，一阵阵的寒意袭来。这次谈话让他有些怨恨李芬，也让他更加自觉地收回了对李芬的非分之想。他想他以前认为李芬对他有意思，是太自作多情了。

第3章 形同陌路

又一天的早上，关大河在操场上教三十多个战士练完大刀后，要战士们自行练习。战士们强烈要求他表演一段刀术，旁边围观的老百姓也喊着要关连长表演刀术。关大河腼腆地看了看围观的百姓，就站到场地中央，给大家表演起少林刀术。他挥刀起舞，闪展腾挪，削砍劈刺，十分有力，也十分精准，一边的战士和老百姓看得眼花缭乱，纷纷鼓掌。

舞完了，围观的人群中传来一个清脆的年轻女姓的声音：“好，太好了，关连长！”他朝那边看过去，一下看见了李芬和刘兰。她俩不知什么时候挤进了人群，津津有味地看他舞刀。那喊声是刘兰发出的。李芬脸色绯红，目光里流露出一缕多情的光束。

他愣住了，跟着醒过神来，意识到什么似的，冷冷地收回目光，扭头对战士们喊：“现在自由练习！”然后，他捡起地上的军上装，提着刀，头也不回地往连部大院走去。

“这个姓关的怎么了？好像不大愿理咱们！”刘兰不解地看着他的背影，对李芬道。李芬的心沉了下来，仿佛一缕寒风从心头飘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关大河带特务连开拔了，去配合老十六团攻打河东镇。

原来，附近的老十六团要攻打河东镇，兵力不够，找独立团借一个营。独立团各营都在外面执行任务，在黄庄的只有特务连。要再从外面调一个营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张五常就建议派特务连，特务连的战斗力顶一个营有多。刘团长虽然舍不得特务连，但一时又无兵可派，只好同意了。

关大河与程指导员带着特务连走向村口时，意外地发现李芬和刘兰正焦急地等在那里。

原来，她们是昨天才得知关大河要带特务连出发去配合老十六团打仗的。再有两天，文艺队要到其他团去，恐怕和关大河碰不上面了。可是，李芬与关大河的事还悬着。刘兰也喜欢关大河，但她从关大河的目光里看出关大河是喜欢李芬的。她自知比不上李芬，干脆就成人之美，劝李芬找关大河问一问，看关大河对她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因为，昨天早上，关大河的冷漠着实让人难以理解。于是，这一大早，刘兰硬是把李芬拖到村口，要找关大河问个明白。

李芬想问，但又难为情。这样被逼着来找关大河问个所以然，多少让她很没面子。她也是有自尊心的人，既然关大河不想理睬她，她何必要缠着人家呢？可是，刘兰硬

要拉她过来，她只好半推半就地过来了。

“关连长，你过来一下！”当关大河走到她们面前时，刘兰拦住了关大河。关大河不理她，又往前走。

刘兰冲上前把关大河拉到路边，单刀直入地说道：“我只问一句话，你喜欢李芬吗？”

关大河愣了一下，定了定神，冷静地看着刘兰，正色道：“不！”说完，看都不看李芬，就径直朝前走了。

刘兰愣住了，这个回答是她没有料到的。她沮丧又愤怒地看着关大河的背影：“嗨，怎么回事？”回答她的是关大河魁梧而冷漠的背影。李芬的脸一下变得苍白，失望又愕然的表情流露在美丽的脸蛋上。

“你……关大河，你……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真不懂了，你……”刘兰对着关大河的背影喊。

李芬上前拉住了她：“走吧，既然这样，就不强求了。”她眼里含着泪花。

“这个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这样的大美女主动找他，他还……”刘兰恨恨地道。

“你住口，”李芬打断了她，“我没有找他，是你在找他！”说完，她扔下刘兰，朝村子里奔去，泪水却不由自主地从眼中涌了出来。

她怎么能不伤心呢？因为，丘比特之箭已经射中了她。

早在庙山之战时，关大河的英武、勇敢、帅气，就让她很有好感。而关大河掩护她躲炮弹，两人身体抱在一处，以及四目相对时的感觉，宛如一只神奇的手，在她心底勾起一种异样的感受。后来，得胜的队伍回黄庄的路上，她们与古柱子聊上了，刘兰问起关大河的情况，古柱子把他知道的关大河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们。

那个黄昏，在树林里看书的关大河，那份专注，那份腼腆，更是让她倾心不已。这样一个战场上骁勇无比的男子，竟然也爱读书，还是一个儒雅腼腆的秀才，这实在是奇怪。她是军分区里的一枝花，在这个男人多女人少的世界里，该有多少男同志对她示爱？就是兄弟军分区的司令也托人找她求婚！可是，她都拒绝了，原因是，她多少还有点“小资产阶级思想”，想找一个自己真正爱慕的男人。现在，这个男人出现了，他就是关大河。虽然他地位不显，可是，她并不看重这些，她只看重爱。昨天，刘团长、吴政委、田参谋长还一起找她谈了一次话，说要给她介绍对象，就是张五常。她当时就拒绝了。她可不是愿攀附领导的人，她只愿追求自己的爱情。可是，没有想到，关大河竟当面拒绝了她！难道他心里真的没有她？难道一切都是自己自作多情？

关大河与李芬再见面时，已经是年底了。李芬已经成了团政治部主任张五常的爱人。

那次，关大河带特务连攻打河东镇时，他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也许是神思有些恍惚，也许是置生命于不顾，他不顾身边弹雨横飞，炮弹不停地爆炸，闷着头直往前冲。结果，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被炸飞了，马刀也飞上了天空。

战斗结束后，他被抬了下来，胸部及腰部中了好几块弹片，伤得很重。老十六团当即通报了独立团，然后，就近将关大河转往晋冀鲁豫军区总医院治疗。

就在他接受治疗的时候，李芬与张五常结了婚。这是军分区吕司令和独立团刘团长等人做的媒。他们反复劝说李芬接受张五常，说张五常是个老同志，也是少有的大